

2017年全国基层院团戏曲会演剧目评论(九)

一场令人欣慰的演出

——观花灯戏《千里送鹅毛》

包其祥



《千里送鹅毛》剧照

有幸观看宣威花灯戏《千里送鹅毛》，让人有一种意料之外的欣慰。剧作的改编，不再囿于“千里送鹅毛，礼轻人意重”这一内容，而是丰富了故事的内涵，提升了故事的审美意义和价值，增强了戏剧的冲突性，并塑造了龔依娜、总管等几个较为丰满的人物形象，演出颇为成功且生机勃勃。

《千里送鹅毛》音乐与唱腔的设计与创作无疑是成功的，其成功就在于宣威花灯的运用。“走老丑”是宣威花灯的活化石，“走老丑”中大量的音乐曲牌，宣威大量的山歌、民歌、戏曲曲调，组成了宣威花灯音乐的基础。而宣威花灯是云南花灯的组成部分，云南花灯中就有许多音乐曲牌属于山歌或民歌。在《千里送鹅毛》音乐唱腔的创作与设计部分，作者在运用云南花灯的“出门板”“筒筒腔”的同时，巧妙地把宣威花灯的曲牌融入其中，获得了很好的艺术效果。比如剧中有一个唱段：“高枝高杆是高梁，细枝细叶是茴香，妹是后园茴香草，轻轻摇动满园香。”这本身就是一首当地民众耳熟能详的宣威山歌。这样一首优美的山歌，沿用传统的

花灯音乐来谱曲不是不可以，但也许就没有现在这样委婉动听了。而曲作者巧妙地把握宣威山歌加以发展改编，使其成为剧中音乐的点睛之笔。地方民间音乐的融入，既加深了剧作的地方性与民族性，同时升华了剧作的思想性和艺术性。

唐代诗人白居易说过：“文章合为时而著，歌诗合为事而作。”戏曲音乐的创作和设计也应当如此，应该随时代的脚步而前进。《千里送鹅毛》一剧的音乐唱腔设计与创作，为了适应现代观众特别是年轻观众的审美需求，在幕前曲和尾声的伴唱中，有意识地用了通俗音乐的元素，使幕前曲“悠悠华夏五千年，多少传奇在里边。千

里鹅毛情意重，一段佳话古今传”和尾声“情意本无价，华夏古今同。千里送鹅毛，礼轻人意重”这样的唱腔，犹如从天外悠悠传来，头尾相应，既保留了音乐唱腔设计的完整性，又有一种历史的深邃感。稍显不足的是，音乐唱腔的创作设计还应该再大胆一些，变化再多一些，尤其是要紧紧把握人物形象的塑造，创作设计出更符合人物内心世界的音乐和唱腔。

《千里送鹅毛》的剧本、音乐创作人员是年轻人，满台的演员也是年轻人。演出尽管有些许不足，但充满生机、充满活力，展示了剧团的演出实力，令人欣慰。（作者系宣威市音乐家协会原主席、二级编剧）

《村里有个烂筐子》观感

周光



《村里有个烂筐子》剧照

渔鼓戏《村里有个烂筐子》以我国当下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打工、妇女儿童和老人留守在家的社会现实为背景，用喜剧的形式塑造了一位可敬可爱的村长形象。看到这个剧名，立即引发了我对剧目的兴趣。什么叫“烂筐子”？看完戏才发现这个剧名真是既贴切又智慧。剧中作为村里成年男性“独一苗”的村长成了留守群众的“擦屁股”，什么小事、烂事都来找村长，“烂筐子”的绰号就这么被叫开了。而这个绰号，不仅反映了部分农村生活的现实，同时又是对一位农村基层干部的高度褒扬。

该剧生动、幽默、诙谐，充分体现了剧作家对小戏创作技巧的娴熟把握。刨开误会、极尽夸张、环环相扣、层层推进，人物行动没有半点拖沓，整个故事更是一气呵成。因此，观众从头到尾都被亢奋的情绪引领着，明知道每一个环节可能出现的结果，却全神贯注地等待着舞台上人物加以印证；时不时，又有意料之外的场面被编剧信手拈来，令观众时有惊喜。

该剧在继承渔鼓戏传统的基础上对剧种音乐做了很多探索和改革。该剧十分注意使用现代音乐和音效，通过对主旋律音乐的诠释与复现，增强了音乐的表现力。当然，该剧音乐的创新建立在保留传统板式的基础上，从传统渔

鼓戏曲牌中积极挖掘可运用的元素，创造出新渔鼓戏的风格。“三句一扣”的板腔句式结构与当地民歌等同出一辙，由此产生了与当地声调结构相符的音乐声腔，又有与其他剧种截然不同的“平平仄”韵脚，以及独特的文武场节奏。在五声调式的框架内，其唱腔旋律以高亢、古朴、明快、跌宕见长，尤以五度、八度至九度的旋法跳进促成唱腔的极度灵活变化，别有情趣。加之融合当地船号音乐的“一人唱众人合、领合呼应”及“帮、打、唱”三位一体的演唱形式，在其他戏曲剧中实属少见。

近年来，不少演员成为导演手中的工具，甚至在某些以角儿为中心的戏曲剧目中，处处看到的是导演而不是演员。但是在《村里有个烂筐子》中，我们感觉到的是导演在围着人物转，想尽一切办法塑造好每一个角色。村长“烂筐子”自不必说，仅剧中3位留守妇女，虽然表面看都是大大咧咧，但在舞台呈现中，我们却能够看到金凤的空虚无聊、喜鹊的多嘴好事、二嫂的小肚鸡肠，她们都有点睛作用的言语和形体表现。

一部以人民为中心的剧作，遇到一批心里揣着人民、揣着观众的艺术工作者，必定会呈现一出精彩的剧目。人民、生活、艺术，善取者必是三者的统一。（作者系中国汉研研究会会长）



《父女赶船》剧照

以小见大 清新自然

——评柳琴小戏《父女赶船》

柴心记

柳琴戏又称“拉魂腔”，是流行于苏鲁豫皖接壤地区的地方剧种，唱腔婉转悠扬，表演粗犷、朴实，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。山东滕州市柳琴戏研究保护中心创作演出的小戏《父女赶船》就是这样一出生活小戏，语言幽默风趣，地域文化特点尤为突出。

《父女赶船》一剧讲述了微山湖畔两位贪图便宜的老人之间的一桩交易，老渔民用含有一张百元假币的300元换来小贩缺斤短两的茶叶，双方都占了便宜又都吃了亏。恰巧老渔民的女儿放假回家，得知父亲花假币的事情后极力劝诫，父女俩驾船追赶小贩欲换回假币。谁知茶叶小贩看见父女俩赶船来追，以为自己缺斤短两的事情败露，急忙驾船逃跑。就这样，一边是赶，一边是逃，

几经周折，双方退还所欠的“便宜”，回归诚信交易。故事结构紧凑，小中见大，既反映出当前农村存在着不规范市场交易的问题，又表现了新时代的年轻学生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，对诚信的正确认识，两位老人在年轻人的劝诫下知错能改，则表现出部分当代农民在市场经济下虽然存在诚信观念缺失的问题，但淳朴善良仍然是主流的现实状况。

众所周知，“以歌舞演故事”是中国戏曲的主要特征，在现代戏的表演中如何体现，该剧的导演进行了有益探索。本剧导演手法紧贴柳琴戏的艺术特色，以程式化、舞蹈化兼具的舞台表现形式，结合柳琴戏的音乐特点，通过双方边唱边赶的“赶船”调度，为观众呈现了微山湖畔市井之中的生活画

卷。故事起承转合顺畅，节奏明快，轻重缓急调度得当，毫无拖沓之感。

本剧的音乐序曲以大家耳熟能详的《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》为主旋律，较好地表现出微山湖的地域特点，同时还用柳琴戏特有的板腔表现剧中人物的个性。该剧音乐设计让人物一边走、一边唱、一边舞，且能在走、唱、舞之中把人物的性格特征表现出来，把演员应有的技能发挥出来。这出戏的音乐能让演员们歌舞化的表演出情放彩，音乐和表演已融为一体，为观众带来较好的视听效果。该剧的舞美与全剧总体风格相协调，简约、清新、明快、乡土气息浓。场景布置虚实结合得当，戏曲韵味较强，舞台画面生动空灵。

毋庸讳言，本剧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，例如人物服装设计较为简单呆板，戏曲元素不足，与整台戏的格调不吻合。但总体而言，该剧不失为一出好戏。相信在剧组人员的精心打磨之下，将会以更精彩的表现呈现在观众面前。

（作者系山东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）

退掉彩礼树新风

——评两夹弦小戏《退彩礼》

周波



《退彩礼》剧照

在农村的某些地区，长期存在着天价彩礼的不良风气，让许多家庭为此叫苦不迭。过去几年，在攀比风气推波助澜之下，山东菏泽某些农村地区的彩礼金额迅速攀升，遏制天价彩礼成了很多人的共同期盼。从2016年4月开始，当地政府陆续出台了相应措施，正式向天价彩礼宣战。菏泽市定陶区两夹弦非遗保护传承中心创作的小戏《退彩礼》恰恰与政府的措施不谋而合。它的演出成为菏泽市民争相讨论的热点。

两夹弦小戏《退彩礼》由定陶区马集镇文化站站长刘忠玉创作，讲述了年轻女性英华巧用智慧，反对母亲索要天价彩礼的故事。这出小戏公演之后，不但在周边村民中引发了轰动，中央电视台《新闻联播》也进行了报道，被菏泽市民争相传播。

两夹弦小戏《退彩礼》的创作源于生活，针砭时弊，讽刺了农村的不良习俗，引领了喜事简办的新潮流，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教育意义。

该剧以农村高价嫁娶为题材，讲述了女儿英华订婚出嫁，母亲刘大妈见到娘家送来的礼金和高档彩礼，心中满是欢喜，而身为党员的英华却厌烦农村结婚大操大办的旧习俗，要求母亲退掉彩

礼，母亲不但不同意，还嫌礼金少。这时哥哥志刚正好回来（志刚也快要结婚了），英华和志刚商量，将计就计，演了一出戏，让母亲明白礼金来之不易。该剧所体现的结婚要简办、不攀比，破除陈规旧俗，勤俭节约的理念，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。

由于定陶区两夹弦非遗保护传承中心的演员长期扎根农村，对农民生活、农民心理都比较熟知，因此，他们在舞台上塑造的农民形象朴实、真挚、自然，他们的表演让广大农民观众倍感亲切，易于接受。

两夹弦小戏《退彩礼》唱腔委婉动听，演员的表演真挚、细腻、不矫揉造作，舞台上的每一个演员都沉浸在饰演的角色之中，情真意切。舞台呈现简洁大方、朴实无华。一台十几分钟的小戏，能让观众看得津津有味且产生共鸣，编剧、导演、演员等无疑都付出了艰辛的劳动，都是用心在创作舞台艺术作品。

该剧接地气，有正能量，它的演出在广大农村起到了移风易俗、正本清源的社会效果，是一部深受农村广大观众欢迎的好戏。

（作者系山东省艺术研究院艺术创作委员会主任、一级导演）

看四平调《两条项链》 思地方戏如何创新

王燕



《两条项链》剧照

“创新”是当下的时髦词汇，“万众创新”的“万众”自然也包括戏曲艺术工作者。戏曲创新的话题在社会上争论已久，有人保守，有人激进，你有你的大原则，我有我的方法论。笔者首先是赞成创新的，身处日新月异的信息时代，人们的阅读书写、娱乐互动方式早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，面对传播媒介、受众群体的显著差异，传统表演艺术的创新甚至革新势在必行。只是我对创新的关

注更多放在地方小戏而非京剧、昆等大戏上。地方小戏植根于特定的乡土，在特定区域内流传，特色鲜明，形式简单，影响范围相对狭窄，这些因素决定了它承受风险的能力较小，而创新往往意味着一定的风险。那么，如何对地方戏进行合适而稳妥的创新呢？山东省济宁市金乡县四平调剧团上演的小戏《两条项链》给了我许多启发。

四平调是由民间花鼓演变发展而来的地方戏曲艺术，在鲁西南地区传唱百年，其唱腔音乐等风格的形成包含了历代民间艺人的心血和智慧。小戏《两条项链》的唱腔设计四平八稳、刚柔兼备，保留了传统四平调的特色，故事剧情也环环相扣，稳步铺开，使看戏人能受教于无形之中。这是一出地道的四平调小戏，但观后回味，又觉得新意满满，是一出充满创新逻辑的地方小戏。新意来自其反腐倡廉、紧跟社会旋律的主题，更在于对现实题材的细节把握和处理。剧作者巧

妙设计“拾项链”这一情节，既符合社会上五花八门的行贿现实，又为剧情及表演增添了新颖之色。对所送项链的细节描绘更是打磨得精致剔透，既生动反映现实，丰富人物形象，又助推情节发展，使整台戏质感十足。春雨劝解韩梅退项链时列举的两个事例，事件小却立意深，剧本处处透露着以小见大、见微知著的精品意识。20分钟的一出小戏，让人听得如沐春风，看得备受启发。

在地方小戏大行创新之道的时代，如何把握创新的重点和方向，是地方戏传承发展所面临的重要课题。传统的地方小戏至少有近百年的历史，不少剧种已形成发展二三十年，穿越百年时空，唱腔基本固定，特色业已形成，想要在音乐唱腔上进行创新的难度极大、风险极高，一着不慎，可能把小戏置于进退维谷的境地。当代的地方戏创新还是先从剧本创作下手更为稳妥，只有创作出一批广受当代民众喜爱的戏剧作品之后，才能总结、衡量、评价这个时代观众的爱好和品位，继而获得较为准确的剧种发展方向，一系列后续革新才称得上有的放矢。希望像《两条项链》这样与时俱进的精品小戏越来越多，为今后的地方戏创新发展指引道路。

（作者系山东省艺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）